

according to differential symptoms and signs; (2) selection of treat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3) determining th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4)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overall analysis of symptoms and signs; 等等。有些被认为不全面, 不概括, 有些被认为太复杂。我在教学中偶然使用“TCM differenti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发现被学生接受, 后在各种讲座一直沿用, 也没人提出异议。这个术语的特点是简洁实用, 冠上 TCM 来概括一切, 从英语的角度上看, 比上述任何译法都简单。但恐怕只能用于行内人, 不可能进入词典。

结语

中医英译或中医英语的出现, 是中医学发展兴旺的标志, 是中医学走向世界的标志, 目前的西方国家有了大学本科以上的中医教育, 硕士, 博士学位的中医药研究和政府对中医认可立案注册。这客观上向我们中医祖籍国的中医英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甚至可能是挑战。

笔者长期在西方国家任教中医, 可说是中医英译的前沿实践者, 深深感到需要国内广大同道的支持。教学、临床中曾遇到许许多多中医术语英译的问题, 以上只是择其几点, 就教于国内同道。

(收稿: 1999-01-15)

中医英译几个问题的思考

福建中医学院(福州 350003) 倪 明

贵刊自 1992 年正式开辟“中医英译”不定期专栏以来, 发表了许多探讨中医英译的文章, 为有志于中医英译之人士提供了一块专业讨论的园地。笔者在此就中医英译一些感受, 分三个方面与同道们共同商榷。

中医术语的翻译原则

有些作者主张以西医词汇模式来翻译中医术语。主要是借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根、前缀或后缀构成新词, 如将“里虚”译为 endopenia, “命门火衰”为 hypovitaortopyria; 或将 Yin、Yang、Qi 转化为构词成分, “胃气不和”译为 ataxiagastroqi, “肾阴虚”译为 nephroyinpenia。

借助拉丁—希腊语创造新的中医术语, 这是一种不可取的方法。在西方, 拉丁文并不流行, 事实上, 西医的希腊—拉丁文词汇, 对那些即使以英语为母语, 特别是非专业人士, 是相当困难的。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同属于印欧语系, 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对拉丁—希腊语词汇感到困难, 更何况我们说汉语的, 而中医英译的大部分工作是要靠国内人士进行的。因此, 借用拉丁—希腊语来创造新的中医术语在实践中是难以推行的。这些译语无任何词典可查找, 且也违背了中医词汇“源于生活感受, 取类比象的建构原则”(摘自陈可冀院士为《英汉·汉英中医词典》作的序), 使译语体现不出中医独特的面貌。既无特色, 还成为中医吗? 这种译法表面上看似“雅”, 而实际上却不“信”。

中医五脏的译法

一些作者不赞成用西医的对应词 heart、liver、spleen、lung、

kidney 来翻译中医的心、肝、脾、肺、肾, 怕引起西方人误解。有的主张将 heart、liver 等的首字母大写, 以示于西医的区别, 或在其后用括号加上汉语拼音, 即 heart(Xin); 有的主张将心译为 heart-So(So: Storing Organ); 更有人主张将心主血脉功能译为 Xin1, 主神志功能译为 Xin2。这些主张不外乎是认为西医主要从解剖角度看这些器官, 而中医更重视这些器官的功能。

虽然中西医学为两种不同体系, 但其研究的对象却为同一人体, 中医与西医对内脏的功能认识不同, 但是它们的内脏名称(心、heart)所指的脏器却是人体的同一器官。实际上, 外国读者在一篇中医文章中看到 heart、liver 等, 他们自然会以中医的理论去理解 heart、liver, 而不会仅仅将它们当作西医解剖概念上的器官。况且, 中医五脏名称还常常与中医术语“阴、阳、风、火、气”等相搭配。如 liver fire(肝火), heart Qi(心气), kidney Yin(肾阴), 这无论如何也不会与西医混淆, 在实际交流中, 也未出现过这一情况。

其实, 不仅中医认为心主神明,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亦认为 The mind was based in the heart.(思想寓于心脏之中)。在英语中, 也有不少 heart 与大脑功能相关的词语, 如 learn by heart(牢记), have no heart(to)(不想, 无意), heart and soul(全心全意)。这说明, 中医的一些认识观, 能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理解, 所接受。随着医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西医解剖器官的功能也在扩大。现代研究已发现, 心脏、肾脏、肺脏及消化系统均有内分泌功能。但西医并不会因此而用其他词汇来替换 heart、kidney、lung 及 digestive system。

所以, 中医心、肝、脾、肺、肾的英译应采用西医的对应词, 否则, 只会在对外交流中引起更大的混乱。

音译

音译是中医翻译所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 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应把使用范围限制在那些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 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语的词上。不能因为美国《韦氏大辞典》收入阴阳的音译, 就可以将中医的基本术语或与西医不同认知的术语都用音译。因为音译词对国外读者来说, 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读音, 会造成理解和记忆上的困难。主张大胆采用音译的作者的一个很主要的根据是, 世界卫生组织已确定针灸穴位的名称采取汉语拼音。但是, 穴位音译名后都有标明该穴位所在的经络的缩写及编号, 而外国人主要是通过这代号来记忆这些穴名的。

主张大胆采用音译的同志的另一个理由是英语民族具有开放性心理, 对外来语有很强的接受力。不错, 英语中有一些从中国来的词汇, 如 tea(茶), litch(荔枝), longan(龙眼), ginseng(人参), silk(丝), coolie(苦力), kowtow(磕头), Mandarin(官话), typhoon(台风)等。显而易见, 这些词汇都是表示物质或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名词本身并无意义, 只是一种名称, 如 litch(荔枝), 只是一种水果的代号, 不含有任何其他意思。而表示抽象概念的词, 其词语本身就有助于传达概念。如中医的卫气, “卫”字本身就含有“保卫”, “抗御”的意思。若采用音译和直译两种方法, 分别译为 Wei Qi 和 Defensive Qi(气的音译已被广为接受)。当第一次出现时, 都加以解释: a part of the Yang-Qi,

circulating outside the blood vessels in superficial portion of the body, and protecting the integument and musculature against external pathogen(行于体表,脉管外的人体阳气之一部分,具有保卫肌表,抗御外邪作用)。当 Defensive Qi 再次出现时,若读者记不清其意思,也能从 Defensive 这个词得到启发,继而回忆起它的意思。而读者根本无法从 Wei 这个音译词中顾名思义出任何意思。直译与音译所达到的不同效果,在此可见一斑。

(收稿:1998-05-22 修回:1999-01-18)

浅谈医学英语翻译特点

江西医学院(南昌 330006) 曹 珏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 熊学敏

笔者曾参与医学英语和传统医学英语的翻译工作,在实践中对医学英语翻译特点有以下体会。

医学英语在词汇上的特点

1 普通英语词汇在医学英语中的意义转变,如“tender”本意为柔嫩的,在医学英语中常译为“压痛”,“plastic”本意为可塑的、塑料的,在医学英语中常译为“整形的”,而“labour”由原来的劳动变意为“分娩”。

2 从词源、词根的原意转译。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在医学、药物的英语词汇中,希腊语、拉丁语的词素占有极高的比率。据 Oscar E. Nybaken 的统计,一万个最普通的英语词汇,约有 46% 来自拉丁语;7.2% 来自希腊语,希腊、拉丁词素是医学英语词汇的重要和主要基础,从而反映医学英语比普通英语更具有“国际性”。这和它们自身的特质有关,而前两种语言使用上较为“僵化”,一般在语言学上称为“死的”语言,它们的词汇不再发生词形、词义上的变化,并且都是高度综合性的语言。因为它们拥有极丰富的词缀,与之不同的词干组成无数新词。以 micro- 为词头的词条在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 (Daniel N. Lapedas 主编)中有 304 个,以 hydr-(hydro-) 为词头的词条有 292 个。因此,掌握医学英语中前缀、简单后缀、复合后缀极为重要。例如:前缀 peri- 周围,可构成:perinatal 围产期的;periodontitis 牙周炎;perifocal 病灶;等等。简单后缀 -ia 表示某种情况、状态;例如:ataxia 共济失调;dementia 痴呆;hypoplasia 发育不全。复合后缀 -megaly 表示巨大症;如:hepatomegaly 肝肿大;splenomegaly 脾肿大;acromegaly 肢端肿大。

3 在用词语方面,尤其是动词的使用,医用英语更多地使用规范的书面语动词来代替口语中的短语动词;如:用 evaporate 而不用 to turn...into vapor;discover 而不用 to find out;absorb 而不用 to take in 等等。

4 医学英语中大量使用动词或名词的派生词。许多描述各种现象、物质特征、数量、大小、程度、性质、状态等等的形容词大多是由动词式名词派生而成,例如:名词加 -ic, -ious, -al;动词加 -ing, -ive, -able 等等。

医学英语在语法结构方面的特点

1 医学英语结构和表达方式一般采用长句和定语从句,在论证上起到连接信息和强调信息的作用。如:The white pulp of the spleen produces lymphocytes that migrate to the red pulp and

reach the lumens of the sinusoids, where they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blood that is present there. [注:本句为复合句,由两个 that 引起的定语从句;一个由 where 引起的状语从句。译文:脾的白髓产生淋巴细胞,淋巴细胞向红髓迁移到达脾窦腔,加入窦内的血液中]。

2 名词作定语和缩写词的频繁使用,简化了句型,可增大信息密度。如:Transcription to mRNA is a process very similar to DNA replication and may use some of the same enzymes. (译文:转录给信使 RNA 的过程与 DNA 的复制过程非常相似,且可以用一些同样的酶。句子中 DNA 是 Deoxybionucleicacid 的缩写词,同时又作为名词修饰 replication)。

3 被动语态的运用增强论文的客观性,避免作者的主观性。例如:Marijuana (Cannabis Sativa) is one of man's oldest and most widely used drugs. It has been consumed in various ways as long as medical history has been recorded and is currently used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 fairly consistent picture of short-term effects on users is presented in many publications. (译文:大麻是使用最广泛,时间最长的一种毒品,自有医学史以来,就有使用大麻的记载,并经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们使用。许多出版物均报道大麻对毒品使用者常出现短期效应)。

众所周知,任何医学文献决不是简单的单词与短句的堆积;更不是“死搬生套”,而是按一定的规律与习惯组织起来的文章。因此,必须掌握必要的专业词汇,这是前提。在掌握一定英文词汇的基础上,熟悉医学文献的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并尽可能采用专业术语来表达意思,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收稿:1998-03-25 修回:1998-12-16)

试论“证”及其相关词语的英译

湖北中医学院(武汉 430061)

成肇智

证,古写作“證”,后俗写作“症”,在中医学中的本义,是指医生通过四诊获得并用作诊断证据的一切临床信息,包括今人所说的症状、体征、病史及各种现代检测结果在内的一切可用作诊断凭据的资料。可见,把“证”或“证候”译成 symptom and sign (症状和体征)或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临床表现)虽大体不错,但欠完整、准确,因为中医的“证”(证候)不仅以症状、体征在内的临床表现为主要内容,而且涵括了病史、年龄、性别、职业、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等一切对中医诊断有帮助的信息。所以,若把证或证候译成 clinical evidence (临床证据)似乎更能表达出此词的中医学本义及其完整的内涵。

临床上,证候并非一个一个地单独出现或杂乱无章地涌现,而是同一病机引起的多个证候常相伴出现,于是就产生了证候类型(简称证型)的概念,一个证型,就是某一病机引起的一组证候或证候群。近年来,多把证型译作 syndrome 或 symptom-complex,前者乃西医学的综合征,而后者即症候群,其内涵比证型狭窄。按前述证候的英译,证型应译作 type of clinical evidences,脾气虚证(型)则可译为 Spleen-Qi deficiency type of